



《像纸片一样飞》

像纸片一样飞

陶纯 著

50

30

200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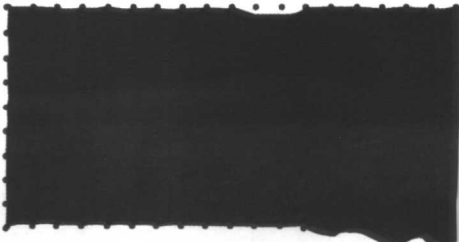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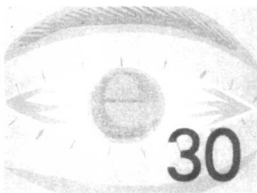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独角兽丛书

像纸片一样飞

陶纯 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像纸片一样飞/陶纯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4. 2

(独角兽丛书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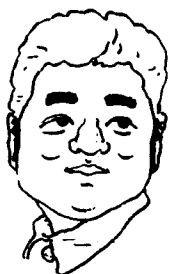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29-2235-9

I. 像... II. 陶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1934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版 次	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/7 插页/2 千字/113
印 数	1 - 5000
定 价	15.40 元



一个人宁可追求虚无，也不能无所追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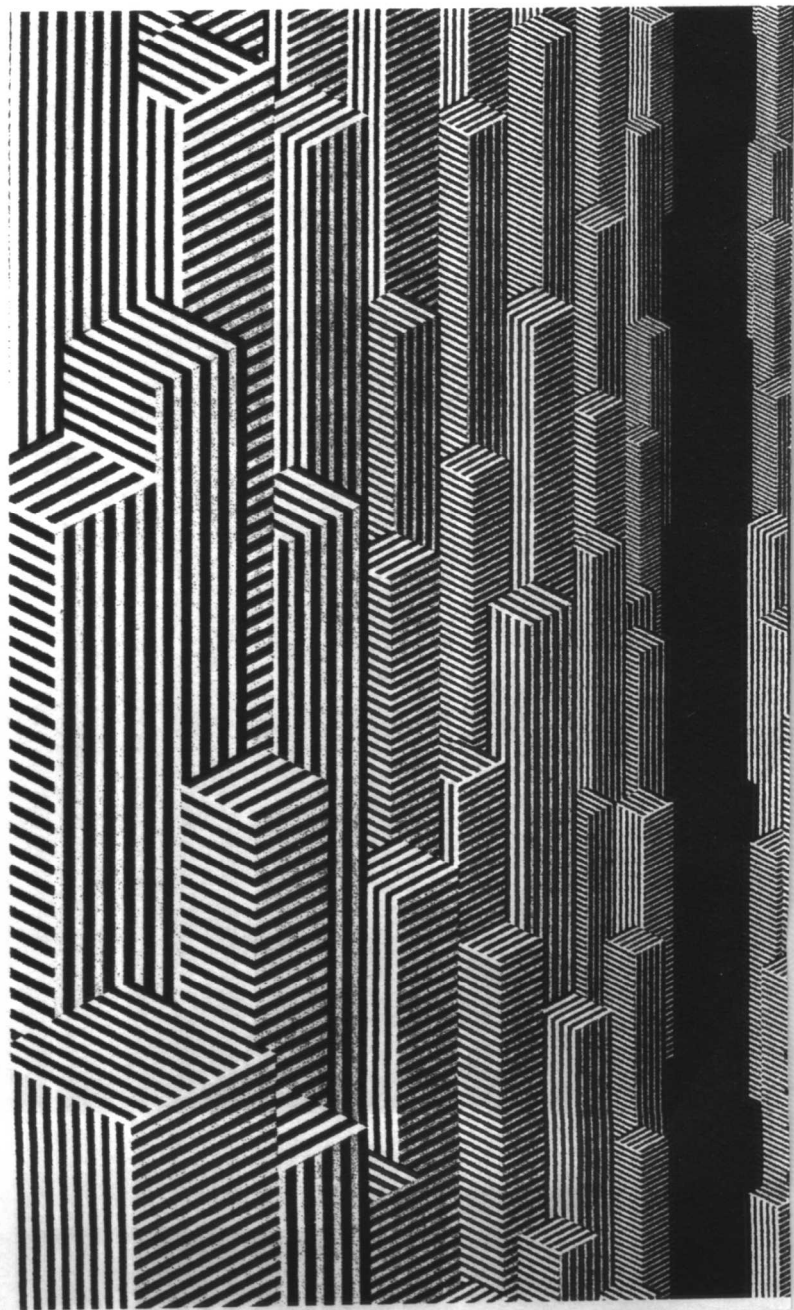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陶纯



DuJiaoShou

像纸片一样飞

1





像紙片一樣飛

1

2-3

1

下午四点，阳光仍旧灿烂，甚至更烂漫了。西天的霞光浩浩荡荡奔涌而来，把整个城市涂抹得像一个浓妆艳丽的女人。这个时刻的它开始不安分了，有了蠢蠢欲动的念头，有了一点淫荡的味道。

不过，何一为却没有心思和兴趣体会城市在一天里的细微的变化。他急匆匆地赶路。马路上已经有了落叶，是法国梧桐的叶子，宽大而明亮，很像是虚拟的油饼，一张张的，无序地铺排在还算洁净的路面上。走着走着，他眼前一亮，停下来。

估计就是这儿了。

在九月依旧逼人的阳光里，何一为费力地仰起脸来，望着面前这座高大雄壮的建筑物出神。不断有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小轿车从何一为身边刷刷地驶过，带来一股股混合着浓烈汽油味的热风，在他身前身后旋转奔突。约有一个足球场般大小的广场上，除了停泊得整整齐齐的小车，便是摇来晃去的红男绿女，偶尔有一两个身着深蓝色制服的保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，他们的装束很像军阀混战年代的仪仗队员。大厦门前的喷水池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，仿佛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消逝的梦境。

何一为来到省城刚刚半个月。他身穿纯白色的的确良短袖上衣，下身穿着一条深蓝色的长裤，脚蹬回力牌白胶鞋，衣服由于换洗不及时而染上了淡淡的汗渍；他的头发长而凌乱，眼神飘忽不定，流露出一种怯怯的



成分。明眼人不难发现,他是一个外地人。

何一为来自离此五百里外的一座小县城,他考上了省城一所最著名的大学。半个月前,他走下长途汽车,双脚刚一踏上省城的柏油路面,心里就咯噔咯噔响了一阵,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由表及里,狠狠咬噬着他。后来他想,他有这种感觉一点都不奇怪,因为他原本就是这座城市的人。十六年前,他们全家搬离了省城,从此他就与这座城市断绝了来往。但现在,他又来到了这里。他不知道自己以后的路怎么走,他只知道他是作为一个外地人闯进这座城市的。

这座城市会接纳我吗?会接纳我吗?他一遍遍地想这个问题。到后来又变成了他一遍遍地问自己,我能喜欢上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吗?

他得不到任何答案。

他们全家搬离省城的那一年,何一为才五岁多一点。在他闪烁不定的记忆中,他家住在城东靠近市中心的剪子巷。那是一条曾经挺有名的巷子,一切都显得古色古香。剪子巷19号就是他的家。那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。是他的祖父在这座城市刚解放时,用攒了一辈子的钱买下来的。祖父祖母去世之后,房产就落到了他父亲名下。到这时,房屋都很破旧了,屋顶上的瓦缝里长满了荒草,风一吹过就发出沙沙的响声。院子倒挺大,铺着青砖,由于年深日久,青砖早变成了土地一样的黑褐色;院子中央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洋槐树,每年春夏季节都有一些“吊死鬼”拖着长长

的丝线晃来晃去，稍不注意，它们就会钻进你的脖颈里。那时，年幼的何一为没有朋友，他就捉“吊死鬼”玩。有一天，他捉了满满一铁盒，又把它们放进了父母床上的被子里。晚上睡觉时，他的母亲被满床的肉虫子惊呆了。他的父亲气得咬牙切齿，照他屁股就是一巴掌，然后又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他妈的早晚要亲手刨掉这棵该死的洋槐树！”

然而没等他的父亲实施刨树的计划，他们一家就给撵到了五百里外的地方。后来在父亲最悲惨的日子里，有一天父亲突然说：“也不知咱家那棵洋槐树咋样了，我很想念上面那些‘吊死鬼’……”

母亲冷笑一声，接过话茬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你还有脸提这些！我们混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，都是你一手造成的……”

父亲叹口气，说：“是呀，我他妈的连那些‘吊死鬼’都不如啊！”

他们家一系列的不幸的变故完全与父亲有关。是父亲一错再错，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。

半个月前的一天傍晚，二十二岁的何一为扛着简单的行李走下长途公共汽车。下车后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路边的一个小摊上花五角钱买了一份省城导游图，然后他借着路灯昏黄的光亮迫不及待地仔细研读，但他找来找去，就是找不到剪子巷。到学校报到后，他又找人打听，有谁知道剪子巷在哪儿？系里的一位副教授说，他在本城呆了十多年，从没听说过有这样一条巷子。何一为当然不死心，继续找人打听，甚至不惜跑到学校图书馆翻阅省城十多年前出版的旧报纸，企图从那上面找到答案，终是一无所获。直到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天，在校门口摆摊修鞋的一位老大爷告诉他，先前城里确实有一条名叫剪子巷的小胡同，离市政府不远，但搞文化大革命时改名叫红卫巷，“文革”结束后又改名叫青年路，那地方不难找，因为本城最高的大楼——五星级的金鼎大厦就矗立在那



里。

何一为舒了口长气。他匆匆谢过修鞋的老头，顾不上回宿舍，撩起双脚就上了路。这些年里，城市的变化真是太大了，几乎一天一个样儿，快得让人甚至来不及琢磨。比如脚下这条宽阔的马路，何一为相信当年他的父亲和母亲一定带着他从上面走过，但现在马路以及它两边的建筑早就面目全非了。虽然何一为已经意识到人间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，但此刻他仍然感到兴奋。远远地，他看见了那座巧克力色的大厦，它直插云天，仿佛想去拥抱日月。

在走进大厦广场之前，何一为好奇地同路边一个摆烟酒饮料摊的小伙子攀谈了几句。小伙子神秘地告诉何一为，金鼎大厦春天刚刚开张，它是本城惟一的一家五星级宾馆，十五层以上专门接待外国人，每天都有三陪女前来服务。小伙子吐了个烟圈，暧昧地说：“怎么？你想进去试试吗？不过，没钱的话进去可就出不来啦！妈的，那里面一罐饮料都卖到二十块钱，可照样有人买……”

何一为脸腾地红了，赶紧离开了小伙子。

现在，何一为站在九月温煦的阳光里，费力地仰起脸，他怎么也数不准金鼎大厦有多少层，是三十一层，三十二层，抑或是三十三层？

具有悠久历史的剪子巷早就不存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大厦门口的这条名为青年路的平坦马路。金鼎大厦是青年路的象征。过去这一带的老房子也都不见了踪影，周围全变成了整齐的高层民居和餐馆商场。直觉告诉何一为，剪

子巷19号——他的出生地就是面前金鼎大厦主楼的位置。如今，那座古老的四合院，还有那棵枝繁叶茂的洋槐树，被这座冰冷的高大建筑物压在了身下，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……

何一为感到脖子酸痛。这时，一个大块头的保安朝何一为走过来。保安犹犹豫豫地说：“先生，您有事吗？”听口音，保安不像是本地人。

何一为猛一愣怔，忙说：“噢，不不，我随便看看。”

往外走的时候，何一为禁不住想：“这个地方，这个金碧辉煌的地方，它就是我的伤心之地！”

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决定，以后再也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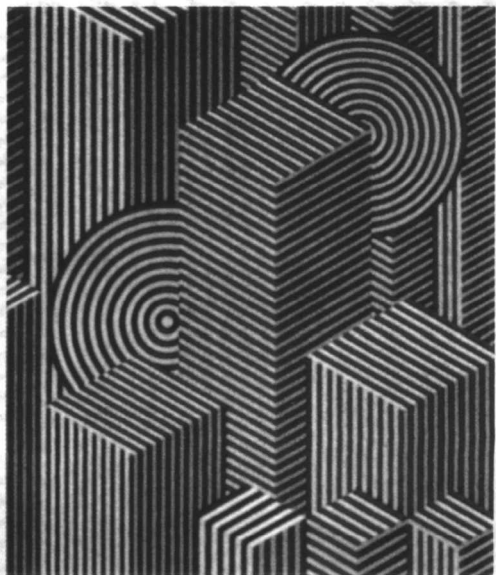
独角兽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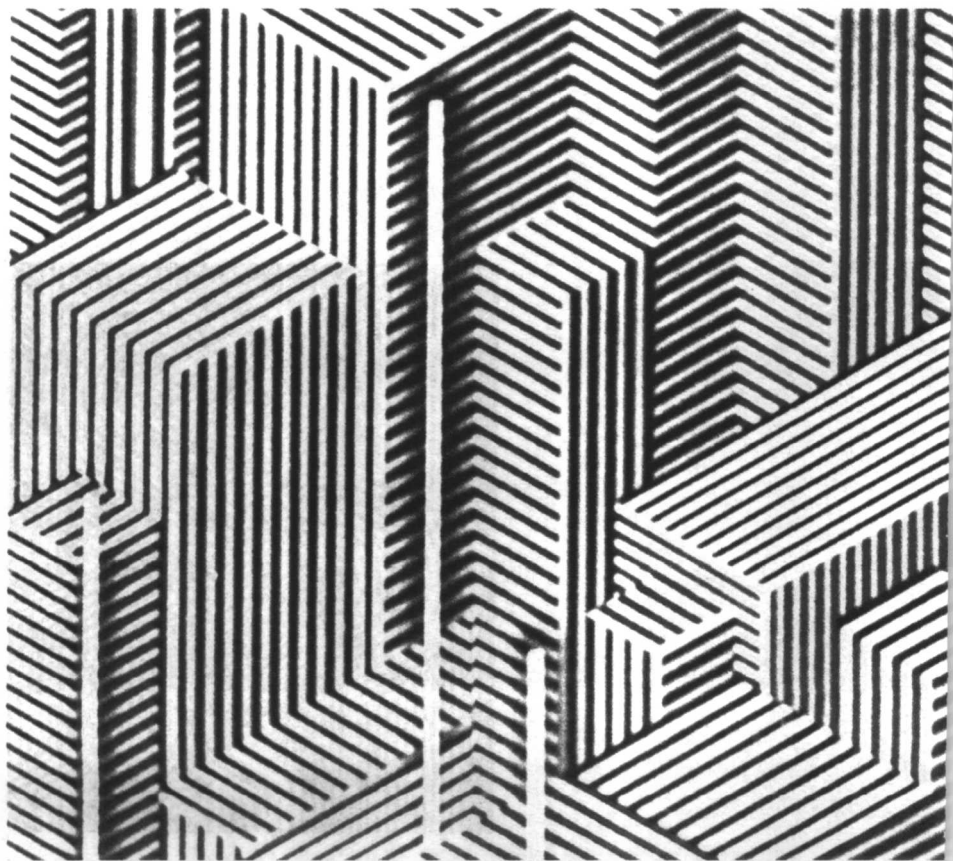
DujiaoShou

像纸片一样飞

1

8-9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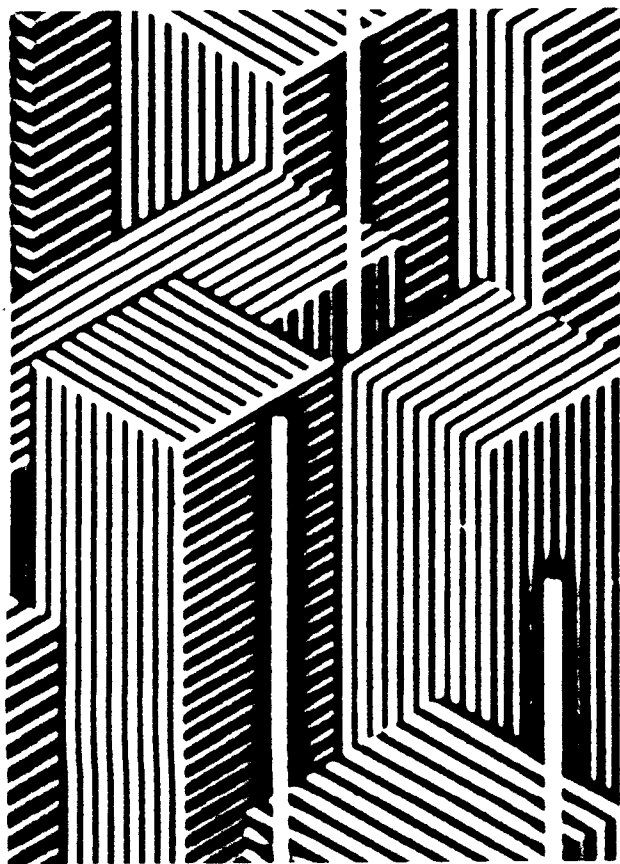
DuJiaoShou

像纸片一样飞

2

10-11

2



80年代初期和中期，大学校园差不多就是中国大地上最迷人的地方。

起初，何一为并不引人注目。主要的原因是他落落寡合，喜欢一个人独处。他甚至没有一个朋友，除了上课，他常常一个人到外面散步，显得很孤独。在大学校园这种才子佳人层出不穷的地方，在大家初入校门忙着广交朋友、高谈阔论、愤世嫉俗、谈情说爱的时候，他的沉默寡言的行为方式使别人暂时忽略了他。

其实，单看外表，何一为确实又是一个十分出众的人，一米八几的个头，魁梧之中蕴含着动人的灵秀，宽阔而高耸的额头流露出智慧的光芒，面部的线条生动而有力度。眼窝深陷，使人想起碉堡的射击孔，那里面射出的目光就显得深邃、专注和浪漫。从侧面看去，他很像西方的电影明星，酷极了。他衣着整洁，身上穿的虽然没有一件名牌，但朴素和洁净依然能够成全他。他的学习成绩据说一直不错，总是排在班级前几名，然而大学不像中学，在大学里，又有谁在乎你的学习成绩呢？反正好赖都能毕业。所以，很多人都感到，读大学是最没有压力、最自由自在的时光。

一年之后，有一个名叫丁冬的女孩子终于注意到了何一为。

他们熟悉了之后，丁冬有一次好奇地问何一为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孤独？这就是你的性格吗？”



何一为双眉紧锁，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我喜欢这样。因为我明白，我很难喜欢别人，别人也轻易不会喜欢我。”

这样的回答令丁冬不知所措，无言以对。

丁冬个头不高，留着男孩子样的短发，皮肤白皙，眼睛不大，鼻尖略略上翘，嘴巴也显大了一点，不过在有些人眼里，这种长相是比较性感的一类女孩子。其实，在佳丽成群的大学校园里，丁冬的相貌只能算中等偏上。她来自海滨的一座美丽宁静的小城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。她属于典型的小家碧玉，庄重而不失激情，执著而不偏执。

何一为和丁冬同级不同班。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，他们虽然经常在路上、教室或者饭堂里相遇，彼此很面熟，可能也互相知道对方的名字，但从未说过一句话。何一为总是一副目不斜视、旁若无人的样子，见了女性更是如此。丁冬当然也不会主动与他攀谈。如果说大学校园是个非常迷人的地方，那么，学校食堂便是校园里最不迷人的地方，每到开饭时间，几百名甚至上千名学生一拥而进，里面的混乱劲儿可想而知，使人想起灾荒年代的赈济场所。更要命的是，某些脸皮厚的男同学总是借机起哄，在女同学身前身后蹭来蹭去，占点说不出口的小便宜，这似乎成了他们乐此不疲的事情。

这一天，丁冬被人簇拥着走进食堂，里面已有了很多人，乌烟瘴气的，乱得不能再乱。排队打饭时，丁冬猛一回头，发现她后面站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平时沉默得像块石头的何一为。越往前走队伍越乱，接近打菜窗口时，有人开